

新進作家集·第二集

魚



梅娘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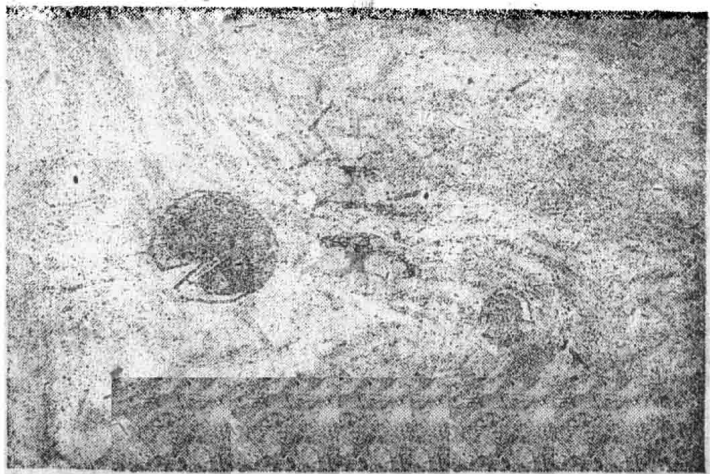
新進作家集·第二集

857.64/4804/1

新進作家集・第二集

魚

梅娘著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我們底老房東不中用，末了才說出來請我去爲她家的工作人填寫一份戶籍警察要的職歷表，她底丈夫雖然讀過幾年書，但對於這種新式的表格却怎麼也弄不清楚。最後她吞吐地說，她曾一度去求街口的測字先生，她說那可惡的先生竟跟她索價五毛錢之多，她又表示她倒不是在乎錢，她怕那先生也寫不好，接着她又恭維着我。

她囁嚅了這半天，只是想求我白替她寫幾張職歷就是了，這原不是什麼麻煩事，我立刻爽快地答應了她。

我底爽快令她意外的高興，她張着手像拍拍我底肩，又像要拉拉我底手，可是又怕這種在她們之間的表示親熱的方法冒犯了我，把手那樣又舉又放地伸着。

我底心完全安定下去，我說請她先回去，我鎖上門就來。她笑着，她說她不忙，她願意站在那兒等着我。

我底心却不是專爲回家鎖門去才支開她，我想她先走了，那個可憐的孩子也可以找個機會偷偷地回去。我想他一定是女主人打發來請我的，這麼久沒回去，就是不厲害的人也會生氣。

7
我鎖好了我底小小的房門出來，房東太太正對着我底門笑迷迷地站着，我底眼睛睜開了。

她底肥碩的身子去找尋那可憐的孩子，他又在慢又慢地站了起來，一點一點地挪開他底身子。

他底女主人把全幅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，說着恭維的話。我也轉回我底眼睛來，怕驚了那正預備逃開的小東西。不知道爲什麼，我覺得我在可憐中有點喜歡他的意思。房東太太求我作的事情並不難，我很快地就寫好了他們夫妻及三個大徒弟的履歷。

在我放下筆的時候，房東太太忽然像想到了一樣遺忘了的事情似的問我：「那個雞種有沒有都不要緊吧？」

「哪個！」

我不明白她說的雞種是指人還是東西。

「那個傻子，叫他去請您都說不明白的傻子。」女主人有些愠然了。「他不是您在您這兒住麼？」

「不在這上哪，誰能收留他那樣的傻子。」我不明白房東太太的話是蔑視那孩子還是顯出自己的寬大。

「若是在這住還是寫上好吧！」我說，重新鋪開那張已折好了的紙。

「他可姓什麼呢？」房東太太不耐煩地沉吟着。

「當然是姓劉了。」一個在我們說話之間走進來的二十多歲的青年工人，這樣頑皮地插着嘴。

「什麼？姓劉？你知道，你跟那騷狐狸有過交待是怎麼的？你說姓劉，我看他姓張。」房東太太立楞着眼睛，臉逼向那個說話的張姓的工人底臉上去，咬着牙說。

青年工人忙着躲開她底逼視，轉到她身後，自己解嘲地伸了伸舌頭。

「姓劉，好哇，他要能姓劉是個野種都能姓劉了。連掌櫃的自己都不說他姓劉，你倒說了，他媽叫你攆了幾回，死了你還替她護着她底野種兒子。」房東太太怒猶未已，這樣接着責問。

工人早已跑到裏間去，但却在裡間大聲地接着說：

「前十六年我才六歲，就是叫她攆了也沒關係，一個二十歲的姑娘摸摸六歲的孩子，誰也說不出什麼來。」

「好姑娘，什麼姑娘。得啦，歇着你那張臭嘴吧！」在鬭嘴上，房東太太是失敗了，但她底威嚴壓倒了她底敵手，裡間沒再發出聲音來。

我直如墜到五里霧中，完全付度不出他們所說的話中的故事。又不好問盛怒中的房東太太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墨盒中潤着我底筆，留神地聽着門，看那個可憐的小僕子是不是已經回來了。——

這時，房東回來了，他站在玻璃門的外面。正在推門的時候，我瞧着他肥滿的臉，我覺得這臉型很熟，彷彿像一個我見過的人，那整齊的牙和輪廓很好看的呆然的眼。我猛然記起那孩子正是有着一個這樣的臉的。那麼說，孩子是房東的另一個辦婦所生的嗎？

房東太太回頭，瞧見了正是房東進來的時候，她一陣風似的掃了過去，指着房東底鼻子。——

「都是你，你這個老混蛋，作的損陰喪德的事情，叫我跟在裡頭爲難。你說，你說吧，

人家女先生等了這半天了，你說那個野種姓什麼。」人立刻走，哭着去了。

房東瞧着我，頗客地笑了笑，又向我點頭。——

「姓什麼就姓什麼，什麼不一樣，你看着寫吧。」房東瞧着怒氣沖沖的太太，小聲地

說。瞧太太一立眼睛，趕緊接着「要不就姓王。」——

「倒是你記得真，可不是得姓王，姨子的雞種可不是得跟着她媽姓。」

房東太太捨了老房東，重走到我坐着的橫的條案前來。

「我也不怕您笑話，」她說，狠狠地向地上唾了口吐沫。「那個僮王八蛋您知道是從哪來的，是我們那位爺辦的好德行事，在外頭拼上了個野雞，租房子過起日子來啦。瞞得一絲不透風，錢花的可就別提了。天老爺有眼，可巧兩人上衙叫我遇見了，我這才知道。那婊子贗着個大肚子，我叫他散，他倒挺好說話，我說散就散。誰知道冤我，不但沒散反倒搬了個大房子，想是一鬆開我就完了。真是神佛保佑，二回又叫我給抓着了，孩子滿地跑，肚子又鼓了。好哇，拿我底錢他們過享福日子，我不管青紅皂白，給她一頓槌。那騷娘們不禁打，小產死了。死了就算了。咳，也是我心軟，攔不着那老混蛋又哭又求，答應把那雜種領回家來。您說，這十五六年的光景，我在他身上白搭了多少錢，那錢用什麼好學徒的沒有。還還得聽着別人不乾不淨的閒話，我爲的是什麼，女先生？」

房東太太怪委曲地述說着，像是在那孩子身上費了天大的心，而別人完全沒理會到她底賢德似的。

「啊——」我不知道是不是稱贊她底賢德好。「寫什麼，就寫姓王嗎？我只好把話轉到那份戰歷上去。」

筆。王對種，要不就王傻子，十六，從一會走路就拿油漆桶，一直到這會還拿油漆桶。」我在那張紙上分別地填寫好了王傻子，十六歲，提桶小工等等的字樣。然後放下了我的筆。

她拿過那張紙去，橫豎地看了好一會，才滿意地收在一隻裝着帳簿的抽屜裡，開始向我道着謝。

辭了她，我走向我底家，房東隨在她身後，也笨拙地謝了我。

那晚上，我遇着李大嫂，向她說起房東太太說過的故事。李大嫂說：「她見誰跟誰說，可誰也沒說過她好。那女的真是好人家的姑娘，張老太太看見過，說長的愛人着呢。就是窮，沒爸沒媽的。」李大嫂又把身子湊向我眼前來，「那孩子全是她打傻的，她那樣打法，鐵人也能打扁了。」李大嫂小聲地說。

「還管，房東那熊樣，哪是她底對手。起頭房東倒是挺疼那孩子。越疼她越打，冬天三天兩天不給飯吃。餓的孩子連街上的果皮都吃，房東也就不敢伸手了。可是人家也倒是真能幹，咱們住的房子不都是她經手買進來的。這錢要放到房東手裡，早不定又靠給哪個娘

在房東和那孩子之間，我想着一個美麗的女人怎樣悲慘地結束了還在青春期的生命。她一定是溫柔又美好的，美好得一如小說中描繪的佳人。她底孩子若是正常地養育起來，不定多麼可愛呢吧！

想着那蹣跚到牆角去的用着細細的腿支撐着可笑的大肚子的孩子，我彷彿看見一棵孑孓的星墜下來，墜下來變成一塊石頭，一塊被大家惡意地踐踏得成了一個四不像的東西。

又過兩天，我通過房東家的後門，正碰着房東太太像拋擲一樣不用東西一樣地拋出那孩子來。孩子的身上黏着未乾的藍色的油漆，房東太太底脚下，有一隻傾倒了的藍色的油漆桶。

她擲他出來，就立刻碎地關上了門。

那時已經是薄暮了，北地的秋末的薄暮是比暖地的初冬還凄冷的，那孩子穿着一件撕了許多口子的單衫，赤腳披着一雙大人穿舊了的鞋。

他不動地蹲在他被擲到的地方，用細梭梭的小手指蓋着他又青又紫的臉，奇怪的是他臉上並沒有眼淚。

瞧着他底傷，我覺得挺難受，我手裡正拿着一包剛買來的餅干，我拿兩塊放在他抖動着的膝上。

他偷偷地從指縫間望着我，像上次望過我時的姿勢一樣。

我再放兩塊在他底膝上。

撕下了二條包餅干的細紙，我轉到他底左面，爲他擦着左臂上的一條滲出血來的傷痕。

這次，他沒有挪開他底手臂。

突然他用右手抓起一塊餅干，迅速地放到嘴裡，吞食一樣地硬嚥下去。嚥完，依舊用小手捂着臉。

一會，又迅速地抓起來一塊。一會又迅速地抓起來一塊。

又一塊。

又一塊。

我再拿四塊放在他膝上。

房東院子裡有聲音，怕房東太太出來，我拿起一把餅干扔在他前面，便走回自己家去。

那之後，他不像怕別人一樣地怕我了，在路上遇見我的時候，用黑白分明的眼睛凝視地

看着我。撫摸他，雖然還怔忡着，但不逃開了。

我不知道那一晚上的餅干他都吃了沒有，我想問問他，可是不敢斷定他真的是不是會說話。

隨後在晚上，他到我底窗前來，隔着玻璃偷望着我。第一次，我叫他嚇了一跳。他把他的底臉貼在玻璃上，因為身量矮，只看見那樣一個蒼白的臉。燈亮的時候不覺得。一熄燈，突然看見的時候，我下意識地聯想到東身上。那時，我新婚不久的丈夫正爲了件公事到遠地方去，我們底小家裡是只有我一個人的。

等我看清楚了他，我覺得很高興，我想他之來，一定覺到了我所給與他的同情。至少，他也一定明白了有一個人是不跟別人一樣打罵他的。第二天，我把當日吃的餃子放幾個在他貼過臉的地方，早早地熄了燈等候他來。

直到我睡，他並沒有來。那一夜我轉側着，我怕他被打得動不得了。可是天亮我出去，餃子已經沒有了，放餃子的地方很乾淨，不像餃子被貓或其他的動物偷吃了的樣子。

一連幾天，我都挑着那隻他曾貼過臉的玻璃上的養子，而且在同樣的地方放下我當日吃着的食物。